

回應李耀全後現代的教牧關顧

張永信

非常感謝李博士給我們一篇很濃縮且言簡意賅，有關後現代教牧關顧的文章，文章的內容對於作為牧者的（包括筆者），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發。

現今經常聽到「後現代」一詞，但「後現代」究竟是指甚麼呢？它有何特點？李博士引用英國學者高列夫 (Paul Goodlif) 的文章，羅列了「後現代」的七大特徵，使我們有一些了解。接著他又提出要建立一個神學基礎，由此搭建適合後現代的牧養模式。筆者認為這是十分重要的環節。牧者一般沒有太多時間作神學基礎的研究，我們最大的毛病是遇見好的牧養模式就全部接受，原封不動地套用在自己牧養的環境中，很少會整合一套神學基礎。李博士幫助我們從三一神觀出發，搭建一個體系，以致我們不會只是鸚鵡學舌地拾人牙慧。他在文中列出不同的屬靈操練傳統及牧養模式，叫教牧同工大開眼界；也許我們也有閱讀如天主教、東正教等不同的屬靈書籍，卻很少有系統地整理從各方面得來的知識。李博士幫助我們將各方零碎的資料有系統地整合，成為幾個大體系，使我們能有效地掌握。

在筆者個人的反省中，發覺我們對「後現代」有一點戒心，覺得這詞語含有貶義，但這洪流是不可避免的，我們需要接受，就當是一個挑

戰吧！筆者認為教會的牧養工作可分三個層面去思考，就是群體牧養、小組牧養及個人牧養。

當筆者反省在後現代的群體牧養時，發覺很需要注重教會的群體聚會，不能再因循故舊，只因為這是傳統，以前既可行，現在只需要沿用同一方式便可以了。事實上，這樣未必能滿足現今信徒的需要。活在後現代的信徒，很強調要在聚會中「有所領受」，必須能觸動他們的內在生命。他們的感情世界有很大需要，所以如何能辦好群體聚會如崇拜、祈禱會等來滿足後現代人的需要，教牧同工必須深思猛省。

張慕皚博士於《教牧期刊》第2期曾發表一篇名為〈近代教會興旺的七大因素〉之宏文。張博士走訪了北美多間增長迅速的教會以後，歸納出教會增長的七個因素，其中一個是「信仰保守，方法創新」。如何能做到保持信仰的純正，而又能以創新的方式去表達呢？如何在群體牧養中實踐呢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。

香港教會也很盛行小組牧養，很多小組牧養已上軌道的教會都是增長較顯著的。筆者覺得小組牧養是很重要的，特別是後現代人生活緊迫，很需要有一群同路人互相支持、彼此分享、互相幫助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
在教會的事奉中，筆者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，就是心裡雖希望作多一點個人牧養及輔導工作，但實際上不容易做到。即使筆者知道一個輔導個案需要跟進多次，但在面對教會整體發展的需要時，實在抽不出太多時間去跟進。當教會增長至一定規模時，主任傳道或牧者需要花很多時間在行政管理上。在筆者事奉的教會中，大部分的屬靈領袖或長執都不曉得怎樣牧養或輔導，大部分只精於行政管理，這亦可能是一般中產教會所面對的問題。張博士的文章提醒我們，一所增長的教會應是「少會議，多事奉」，行政組織簡化的教會。

李博士又提到我們要作信徒的靈友 (soul friend)，筆者十分同意。後現代人很感性，他們的感情世界很脆弱。感情世界需要你去感同身受，以同理心和同感心去聆聽，這樣才能進入他們的感情世界中幫助他們，而這些工作是需要時間來建立的。

最後，筆者以一個經歷作為結束：最近筆者探訪了一對信徒夫婦，閒談間他們提及一位朋友，他以前是信主的，後來皈依了佛教。這位前弟兄的改變，源於他父親在他年少時撇下他和母親，他不能接受這件事。教會中的弟兄姊妹不斷安慰他，並希望他能原諒父親，因為教會的教導是愛，甚至要愛你的仇敵。但是這位弟兄辦不到，他不能原諒父親不負責任的行為。後來有一位佛教徒對他解釋，他父親的離去是因為他母親在前生虧欠了他，所以因果循環，今世他離棄她，互不相欠。這位前弟兄聽了這番話之後覺得合理，漸漸能接受他父親對他的傷害。當他皈依佛教後，反而能寬恕他的父親，再次與他對話。後來他竟反過來取笑基督徒的觀念層次低。

當筆者反省這件事時，發覺問題在於我們在傳福音及牧養時的輔導能力太差。我們不能再將福音硬銷 (Hard Sell) 給人，而要正視全人的需要，特別是人感情方面的需要。我們必須提高輔導方面的能力，而在裝備信徒時亦要提高他們這方面的能力，方能提升牧養事奉的素質。